

徐志摩未刊日记

(外四种)

二月初十日

戊午土曜

不教子以私利致边陲

陽歷四月初八日

氣陰晴而微雨

素善睡非有要事輒醒而少覺

徐志摩未刊日记

虞坤林 整理

外四种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徐志摩著;虞坤林整理.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ISBN 7-5013-2081-0

I.徐... II.①徐...②虞... III.徐志摩(1896-1931)—日记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1934号

书名 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
著者 徐志摩
整理 虞坤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 66126153 传真 (010) 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双桥印刷厂
开本 889×1194毫米 1/32
字数 150(千字)
印张 8.75
版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3000

书号 ISBN 7-5013-2081-0/K·535
定价 18.00元

序

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进程中,日记文学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少新文学大家都提倡日记文学,都对日记文学发表过精辟的意见。夏丏尊认为“日记文学,是实际生活的记录,可以打破一切文字上的陈套”(《文章作法》);郁达夫认为日记文学“能使真实性确立”,并强调爱读文学书的人,首先爱读名家的日记(《日记文学》);周作人也认为日记文学“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种文章更显明的表现出作者的个性(《日记与尺牍》)”;阿英更进一步把新文学中的日记文学划分为记游日记、社会观察日记、私生活日记和情书日记四大类,并加以讨论(《日记文学丛选》序记)。当然,在众多关于日记文学的论述中,鲁迅的看法是最值得注意的: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

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马上日记之一》）

其实，研究新文学作家的日记文学，我们必须厘清这一点：日记与日记文学虽有关联却不能等同，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日记文学虽然取的是日记体裁，但仍属于文学的范畴，如郁达夫的《日记九种》，而日记则大都是纯粹的记事，如《鲁迅日记》。前者在作者生前即已公开发表，且已成为新文学散文中的名著，影响甚大；后者虽然也极为重要，于研究鲁迅的生平行状不可或缺，严格来讲，毕竟不能算是文学作品。前者当然也是真实的，但并不排除艺术加工和艺术渲染的成分；后者由于作者生前不打算发表，所以“备遗忘，录时事，志感想”（郁达夫语）可能更具真实。事实也确是如此，鲁迅、周作人、吴宓、朱自清等名家的日记都是在他们身后由其后人或研究者整理才公之于世的。

如果以此观点考察现有的徐志摩日记，我们会惊喜的发现，徐志摩的日记既是这位中国新诗坛祭酒毫不作假的生活真录，即真实的日记，同时也是优美隽永的散文作品，即上乘的日记文学，两者合而为一，这是十分难得的。

徐志摩只在人世存留了短暂的三十五个年头，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可谓“潇洒走一回”。在他生前发表的丰富多彩的诗文中，除了在冷僻的光华大学校刊上刊登过四页英文的《翡冷翠日记》片段外，并没有日记在内。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山东党家庄上空驾鹤西去，不久由他创办的新月书店就预告出版《徐志摩日记》以为纪念，但迟迟未见

问世。倒是他的学生赵家璧在其所编“徐志摩遗作”《秋》中重刊了《翡冷翠日记》，并称徐志摩“用心血织成的日记”，“怕要比他所有的著作更值得宝贵”（《〈秋〉篇前》）。到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徐志摩好友邵洵美在他主编的《时代画报》第三卷第六期上揭载徐志摩的《眉轩琐语》，这是徐志摩日记在他身后首次公开，尽管只有短短的两则和序语，却已引起文坛的关注，阿英就把它编入《日记文学丛选》，作为“私生活日记”的一种向读者推荐，并指出“量的方面虽不多，但读者同样可以看到志摩日记写作的体例与方法的”（《〈日记文学丛选〉序记》）。

此后的徐志摩日记出版史，今天的读者可能都已比较熟悉了，那就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爱眉小札》“真迹手写本”问世；同年三月，《爱眉小札》铅排精装本问世；一九四七年三月，《志摩日记》问世。这三种不同版本的徐志摩日记虽然互有重复，但却是现有徐志摩日记的基本组成部分，今天各种版本的徐志摩全集、文集、选集的日记卷无不采用之。如果它们当年也遭到意外，像那只神秘的“八宝箱”中所存的徐志摩“剑桥日记”那样至今下落不明，那么今天所见的《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是无从编起的。

虞坤林先生编这部《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所花费的时间和心血是可以想见的，不仅因为这部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徐志摩日记的汇编，还因为他发掘考证了连载于一九三四年《论语》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和四十三期上的《爱眉小札》初刊本，还《爱眉小札》（部分）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在徐志摩日记版本研究上是一个颇为重大的发现。此外，这部日记还首次公开了一度被弄得扑朔迷

离的徐志摩的《府中日记》和《留美日记》。这两部徐志摩青少年时期的珍贵日记从日本到中国到美国再回到中国,本应在却最后未能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版《徐志摩全集》中问世,而今终于“失而复得”,实在值得庆幸。回想八年前,徐积锴先生当面向我提起这部日记下落时的痛心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现在这两册日记的全貌已披露在海内外读者面前,终于可以接受徐志摩的爱好者和研究者的评说了。

据陆小曼回忆,徐志摩生前对她说过:“不要轻看了这两部小小的书(指《爱眉小札》——作者注),其中哪一字哪一句不是从我们热血里流出来的。将来我们年纪老了,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发表,你不要怕羞,这种爱的吐露是人生不易轻得的。”(《〈爱眉小札〉序》)这固然是缘于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那段刻骨铭心的爱,同样也说明了徐志摩对日记的重视。他曾一再要求陆小曼也每天记日记,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记载下来,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对日记和日记文学如此情有独钟,除了郁达夫,恐怕就数徐志摩了,而徐、郁两人本是中学同窗好友,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徐志摩日记记载,他当天送给陆小曼的“年礼”是一部“曼殊斐儿的日记”,徐志摩特别引用了该书前面的题词:“一本纯粹性灵所产生,亦是为纯粹性灵而产生的书。”对徐志摩自己的这些日记,完全也应作如是观。徐志摩的“纯粹性灵”,徐志摩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散文笔调,在他这些日记中全部真实呈现,坦露无遗。在我看来,徐志摩的日记,在中国新文学作家的日记和日记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其独特的重要性,相信认真的读者自会细细咀嚼体会。

坤林先生长期致力于浙江海宁籍文人学者生平史料的整理,成绩斐然。继《红尘冷眼——宋云彬日记》之后,又费时二载,锐意穷搜,仔细校勘,精心编排,完成这部《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付梓,对徐志摩作品的整理和研究,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大事。承他不弃,嘱为作序,拉杂写来,不当之处,谨请坤林先生和广大读者指教。

陈子善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八日

于上海华东师大

写在徐志摩未刊日记之前

虞坤林先生整理编辑的《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对研究徐志摩更是一个贡献，由于徐志摩早期日记的面世，对徐志摩的研究和评价，有重新审定的必要。

日记是研究作家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而徐志摩在他人生的转折点或紧要关头都留下了日记。一九一一年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杭州府中求学，写了《府中日记》，一九一八年他赴美留学，写了《留美日记》。由于他对爱情看得至关重要，认为爱情的成功，是人生的成功，爱情的失败，是人生的失败，所以一九二〇年他在英国与林徽因热恋时，写了《留英日记》。与陆小曼热恋时，写了《爱眉小札》，与陆小曼婚后，写了《眉轩琐语》。

他的《府中日记》写于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留美日记》又写于五四运动前后，所以这两册日记就显得更为重要，更值得研究。至于他的爱情日记，真可谓

声声泪,字字血,情透纸背;从浓烈的情焰中喷发出来的是对病态社会习惯势力的控诉。他的一则爱情日记就是一封情书,一篇美若朝霞的散文,所以读他的日记既是一种情感熏陶,又是一种美的享受。

《府中日记》是他在故乡开智学堂毕业后到省城杭州府中读书时写下的日记。杭州府中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著名学府。它的创始人林启(字迪臣)是光绪年间杭州知府。每年他的生日、忌日,校方都有祭奠活动。

徐志摩在杭州府中作为一名学生,日记内容当然以学校生活为主,学业、考试、文体活动、师生交往及他在假日去风景点游乐。看似平常,但也给我们不少的启发。现在学校考试,为了便于记分,采用填充题,是非题,选择题,但这类题目毕竟含有一些“投机”成分,而所得知识也是一鳞半爪的,但当时的试题是综合性,思考性的,很能启发学生的才智,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例国文考题:《西湖风景多矣,春日晏游更饶乐趣,试各举其所最赏心者》;历史考题:《秦启岭南至汉初而绝,武帝复收入版图,试综举而著之篇》;地理考题:《岛之成因及其利用》;修身考题:《〈易〉言自强,〈老子〉贵柔弱,试言二者之得失》;图画考题:《静院风声》等等,这些考题对当今教育工作者应该是有启迪作用的。

志摩崇尚自然,认为大自然是一部蕴含奥妙的哲理书,大自然千姿百态,彼此间的协同作用和制约作用使之和谐而多彩。人也是大自然的一分子,犹如枝头的花,地上的草,飞腾的马,跳跃的鱼。从日记中知道他的足迹踏遍了“人间天堂”的各个风景点:他在玉泉池中看到的鱼,远比现在的

鱼要丰富而有趣，长有七、八尺，颜色有黄、红、青、黑、绿、白；还有一种鱼身弯成三折，志摩不知其名，姑称它“弯鱼”。他有的游乐日记，实在是一篇优美的游记。

从他游乐时所遇到的人，碰到的事，也能看出当时的世态人情：有一次他与同学雇舟游湖，付了小洋四角，他们在岳坟上岸时，舟人又索饭资一角。但他们从岳坟出来时，那舟、那人早已不知去向，志摩感慨道：“噫！滑头世界果然无一非滑头矣。”

在《府中日记》中还保留着不少诗、词、乐府，从中可以看出，他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有非凡的诗才和鉴赏能力，《立夏日称人新乐府》从立夏日称人的风俗入手，计算出全国人口总重量为二百四十万兆斤，联系清政府向英法美德日五国列强所借巨款，摊压在每一个国民身上，“他年称人人嗟怨，一群捆载当刍薪。问君何为作此语，恐有求荣卖国人，送与眈眈虎视之强邻。”不仅构思新奇，其忧国忧民之心，情透纸背。《滚绣球》这首词，写得更是气吞山河：“小丑亡，大汉昌，天生老子来主张，双手扭转南北极，两脚踏破东西洋，白铁有灵剑比光，杀尽胡儿复祖邦，一杯酒，洒大荒。”时值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专制封建的清王朝风雨飘摇，而年仅十四岁的志摩竟有如此气概，令人钦佩。新诗是五四运动时才萌发出来的，但志摩早在宣统三年就尝试新诗了，日记中的《感时》就是一首自由体的白话诗，令人刮目相看。日记中除注明抄录报刊或复述他人的诗词之外，尚有诗词二十余首，这些诗词是否全是志摩所作，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留美日记》是他一九一九年在美国留学时所写下的日

记。它的大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召开巴黎和会及国内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一个最纷扰的年代,也是喜忧并存的年代、光明与黑暗反复较量的年代,是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思想体系纷纷登台表现的年代。因此呈现在志摩日记中是在异域他乡的华人的呼吁、抗争及种种复杂的斗争。寻求振兴中国的济世良方,成了所有热血爱国青年最主要的追求目标。

志摩在日记中写道:“我一副单纯的肝肠,憨直的脾气,无畏的精神,理性的侠心,自以为至诚所至,金石可开。那里知道仁者见仁,居然竟有妄者见妄。”使他愈觉得“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他说:“我们留学生,都是将来的先锋领袖,但是最后成功,是在通力合作。”他一向的信念是要“合群”,联合群体,来结束“民国几年来分崩离析”的局面。所以志摩的大志:(一)光大自己的诚心,克制恶性;(二)用我诚心,感动人家的诚心,来克制恶性;(三)然后可以合群大成。

《留美日记》内容极其丰富,值得细细阅读。这里我还想提出两点,由于人们受到当下一些电视剧的影响,误以为徐志摩是纠缠在女人中间的风流才子,其实这是电视剧的误导。我们不妨看一篇己未(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一日的日记“……昨晚有女子唱极荡褻(歌曲),心为一动,但立时正襟危坐,只觉得一点性灵,上与明月繁星遥相照应,这耳目前一派笙歌色相,顿化浮云。”因为他感悟到有作为之人“必定是庄敦立身,苦难生活”,同时要“心地光明,决计不可为外诱所笼罩。……”从中看出志摩除追求理想爱情之外,其生活是严肃的。此外,他也有知识分子注重社会关怀的一

面，他在八九十年前就呼吁改变国人生活习惯，治理水污染，可见他思想的务实，有相当的远见。

志摩之所以重视记日记，他认为人的“思想最空森，亦最奇妙，综前映后，层出不穷”。但不把这些记录下就会惘无所归，所以他说：“日记有百利，而无一弊。”

因为一九九一年我编注出版过《徐志摩日记书信精选》，所以对徐志摩的日记作过一些调查，也有一点点研究。志摩有些日记失而复得，另一些日记得而复失，扑朔迷离的曲折历程，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他搭机罹难后，他的《府中日记》和《留美日记》被保存在他故乡海宁干河街的新宅内。日寇侵华时，他家新宅成了日军驻硃（海宁）的办事处。当时有个日军叫冈崎国光，他先在日本派遣军报导部工作，后来是伪《浙江日报》的联络员，实际是该报的幕后主持人。因为他是搞新闻工作的，知道徐志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所以他去海宁徐志摩家时，惟独拿走了《府中日记》和《留美日记》。他回日本后将这两册日记送给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松枝茂夫，后来松枝茂夫又转给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直到中日建交后，斋藤以日本社会科学家友好访华团副团长的身份来到中国，并主动将这两册日记送还给中国对外友协。

中国对外友协又将日记交到了文物管理局外事处。外事处物归原主，将日记交给徐志摩在美国的儿子徐积锴保管，徐积锴晚年又将日记复印件寄给徐志摩的表妹夫、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陈从周得此日记后如获至宝，曾写过些有关文章，但未及整理，不幸事件就接踵而来，他先丧妻，后

失子，最后他不幸中风，瘫痪在床。陈从周先生逝世后，两册日记由他的长女陈胜吾女士保管；二〇〇一年海宁虞坤林先生去上海陈老先生家，寻访志摩有关史料，陈胜吾捧出日记，虞坤林征得陈胜吾同意，复印了一份。通过虞坤林一年多时间的整理打印，才得让这两册日记面世。屈指一算，这条曲折的路程走了九十年之久。这就是流到海外，失而复得的历程。

再说得而复失，那就是徐志摩的《留英日记》。一九二五年志摩赴欧旅游前夕，他将自己的那只文字百宝箱（平时秘不示人），交给他的好友凌叔华保管，这“百宝箱”内装有《留英日记》两册，及一些尚未发表的诗文。志摩还对凌叔华说：“我这次出国，万一回不来，你可以根据箱子里的文字给我写传。”可见这日记里有志摩的重要生活历程和重要情结。但志摩回国后一直没有取回这只箱子，原因大概是志摩怕陆小曼看到箱子里的感情秘密。

陆小曼在《志摩日记·序》中说：“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比这几本精彩得多。”这“别人”究竟是谁呢？直到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凌叔华从英国给陈从周的信中，才说出了五十年前为“百宝箱”的归属问题展开的一场斗争。信中说：“不幸在他（志摩）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中有一些朋友，闹着要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适帮着林徽因一群人要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她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给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得原封交与胡适。”

胡适曾劝志摩与小曼离婚,可见胡适对小曼并不放心。因此小曼在编《志摩日记》时手头没有《留英日记》,而说在“别人”手里。凌叔华既已交出,那么日记归属有两种可能,一是胡适,一是林徽因。胡适在台湾临终时,有两只保险柜,保险柜内的文字涉及到在世之人。所以他嘱托要二十年后才能开启,现在早逾二十年之期,并未发现这《留英日记》,所以它更有可能在林徽因处。

赵家璧在谈及“百宝箱”时有一句紧要的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不是直接出于打、砸、抢)。”如果赵家璧这句话属实,那么至少证明两点:一是胡适并未带往台湾,而留在林徽因处;二是林徽因病逝于一九五五年,既然在文革中“消失”,那么林徽因生前并未使日记“消失”。而“消失”又不是由于打、砸、抢,那惟一可能是有人慑于文革恐怖,怕涉嫌而将日记隐匿起来。后来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说家中找遍寻不到“百宝箱”。我在写这篇短文时心情很不平静:试想劫往国外的日记,倒能完璧归赵,九十余年后经整理面世,而保留在国内的日记,却没有了踪影!这里的思索是沉重的,也是刺心的。

所以现在出版的是《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而并非“全编”,其实所谓的“全编”、“全集”都是不太可能全的。世上十全十美的事毕竟太罕见了,月亮到了十五以后,就要往“瘦小里耗”,所以留一点残缺,留几分遗憾,倒更能引起人们的思索。

顾永棣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日于杭州

编辑说明

徐志摩(一八九七——一九三一年),现代诗人。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一个富商家庭。早年启蒙于硖石开智学校,旋又赴杭州府中求学,毕业后即前往北大预科班,一九一八年下半年赴洋留学,至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回国,即开始他短暂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作生涯。直到一九三一年遇难早逝,他给后人留下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激起了一朵不小的浪花。至今他的作品一直拥有广大读者。

《志摩日记》在他遇难以后,已出版过多次,尤其八十年代以来,对他的研究解禁,又一次掀起徐志摩研究的热潮,单单《日记》通过不同的方式已有十多个版本出现。

这次编辑整理的《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与以往的版本不同,首先是第一次编入了志摩早年日记二种,它为我们真实地展示了徐志摩先生的早年生活、学习状况及思想倾向。其二,以初版本为底本,对已出版过的日记重新校勘。对以前因在特定条件下,无奈隐去的字句进行了补正,还日记的本来面目。其三,

由于徐志摩在记日记时,所用的时间公历、农历混用,导致后来引用该史料时,出现了不应有的错误,在这次整理过程中进行了修正。故这次出版的徐志摩日记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但愿它会给广大读者带来新的感受。

在手稿整理过程中,对一些有疑难的地方,为统一体例,分别采用以下办法处理:

一、因整理底本均为手稿或初刊本,对当时习见的用字用词一仍其旧,对个别实在难以辨认的字,用□符标明。

二、对日记中明显为笔误的地方,给予更正,用[]符号标明。

三、对《府中日记》和《留美日记》的有些问题作如下处理:

(1) 原日记本均用商务印书馆印有当年农历、公历、日期和其他记事项目的本子,在整理时按其原来次序格式排列。

(2) 由于日记本每页一日,对一些较长的记事,无法在一页上记完,故出现了几页日记述同一事件的情况。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将几日的日记合并在一日中,并在此日的结尾加以注明。

(3) 原日记有时间断,有时杂录其他人的诗文,除原文中已标明出处之外,不另作考证。

四、因整理徐志摩日记均采用最早发现的版本作底本,并与多种流行本对校,细微的文字差异,基本上以底本为主,不另出校记;显著的不同,予以注明。

今年是徐志摩先生诞生一百零五周年,编以是书,谨表敬念。

编 者

二〇〇二年十月